

家在许咀头

李国春

1

劳作了一天，日入而息。万籁不再喧嚣，听长空鸣雁，渐渐沉入梦乡。霜晨早起，和风送入耳畔的第一声，还是雁鸣。家在许咀的章董事长说：初冬的许咀，最美尽在早晚时分：湖草凝露，万木萧森；蒹葭落雁，水止风静。

站在村外高堤之上，极目远眺，六合沆漭，仿佛置身在乌有之乡。此刻，摩荡了一夜的沆漭从接天的长河外涌来，从千百口湖汊塘堰中腾起，笼罩着一座座村庄。想想章君的描绘，观照这堤外的云烟，果真是万物散殊。

东方露出微曦。雾霭弥散，水天相接处，呈现出村庄树木与草场，浩瀚的湖面波光粼粼。堤上的杂树已归于枯寂，而呈现生命精神的是村头的几株寒柳，英姿卓荦。

2

远处烟云，由灰白变成赭红。初阳腾转，由小变大，由远及近，被一层层彤云烘托着，显得特别的尊贵，脑海里竟跃出姚鼐先生二百余年前见到泰山的那一轮红日来。时常叹服，先生笔下仅“须臾成五彩”寥寥五字，就写出了泰山红日的真元气象。初冬，许咀湖上的日出，初始驾雾腾云，倏忽间又拨云见真，呈显洛神似的万方仪采，顷刻间，那出水吞云的缥缈迷离，虽不同于泰山日出时的浑灏，却也让人有一种真如般的生命体验。

3

暖辉倾洒在许咀滩涂，长河拉远了距离，高堤突兀，蜿蜒九曲，将湿地分成无数个埭汭沟宕，阳光下，尾尾芦花灿若金凤，昨夜南下的群雁就栖息在这丛丛芦苇之中。当太阳还在湖底时，晨曦初露，鸿雁便是湖上人家报晓的天鸡，先是一声两声的孤鸣，“嘎”然凄清，闻数里之外有早行人对话，便“嘎嘎”然和鸣起来，阵阵清唳，响彻旷野。

本来不指望当日能见到雁阵，直等到巳时，正欲离开湖滩，猛听得东北隅“嘎、嘎、嘎”声随风席卷而来，一行人抬头，喏！数千只大雁整齐得像两只巨大的纸鸢，黑压压排次凌空，朝着一个方向，一会儿回翔，一会儿颀颀。人生无处不离际遇，此时，一个外乡人，站在许咀湿地，有幸能见到这么大的雁阵，真是机遇难逢。

4

微信的那一头，友人纷纷点赞，从许咀头实时发出的湖上风光图片，真实而唯美。而友人T君却发出了另一番感慨：小时候在这河边守候取鱼，漆黑的夜，刺骨的冷，水鸟凄厉，令人惊悚，第二天清晨，一头的霜冰。于是，发誓要逃离这个地方。其实，美是需要二境相映照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譬如这冬天的湖上，彼时有童子寒夜值守于鱼梁，霜冷长河，野鹭鸣嘶，饥寒交迫，忧惧交加，在彼童子眼里，这湖夜有何美呢？正如西哲尼采描写大宁静时所说：我的生命的时钟在呼吸，指针在行走，我永远没有听到这样宁静在我的周围，所以我的心恐怖了。人困乏其身又劳其筋骨，美为艰难困苦所蔽障。其实艰辛的过程亦具审美体验，劳其筋骨能增益人的坚忍之志，可见，所谓的“二境”即物境与心境同契，方能产生美。

5

由此想到三百余年前，在许咀滩涂的另一端松湖之滨，那位湖上翁张载，他是相国张文端公的二哥。文端公写有多首诗赠与他的兄长，多状写嬉子湖上风光，其中一首《湖上》，有“朱樱碧笋鲙鱼白，不羡人间万户侯”之句，诗虽写湖上风光，不是赠他兄长的，却道出那位湖上翁的心志。张氏先贤虽处熙朝盛世，百姓生活也非家家康宁，之所以面对耕稼渔猎，常怀审美之心境，乃因在劳作中虽有艰辛之苦难，但能常怀常人所不具之坚忍不拔之志，苦难过后，卓然有悲悯情怀，诚如T君。可见，艰苦卓绝，更能体味出大自然所赐予的风物之美。湖上公如此，许咀先民们何尝不是如此。

古贤有尊圣希颜之心，纵使艰苦备尝，仍不泯陋巷之乐。许咀村民迈入新时代，祖先的苦难已消融在湖天草地，如今已独擅天地之大美，安居乐业，羲皇复见，岂不乐哉？！

6

许咀湿地处嬉子湖西北隅，是嬉子湖上的一颗明珠。国家一系列环境保护举措如退耕还湖、引江济淮等分步实施，许咀湿地生态得以复原，水草丰茂，传统的渔耕之苦，变为鱼潜雁栖之乐。听说许咀村也有规划，近期内将兴建通往湿地深处的水上栈道和候鸟景观台，这些举措如能实施，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，许咀湿地的旅游前景十分看好。到那时，许咀将利用天然良滩，让游人一览湖上风光：滩涂十里，水天相接。鸿雁北归，春草如茵；长堤拂柳，芦荻萧散。断鸿零雁，白鹭回翔。渔歌互答，稻菽归仓。赏此良景，千回不厌。生在许咀头，真是不羡人间万户侯。



雁南飞

李海波 摄

情人的礼物

肖 遥

美剧《致命女人》里，18岁的汤米送给他爱慕的女士——他母亲的闺蜜西蒙娜一只塑料卡通表当礼物，被50岁的西蒙娜嫌弃，汤米透支了他一年的生活费，送她一枚镶满钻石的胸针，说“你这样的女人值得最好的”，西蒙娜心知年轻的汤米送不起真的，坦然接受了这枚“假”胸针，嘴里还夸张地赞叹“精妙绝伦”！

恋人们互赠礼物是一种正式表白，通过这件礼物，向对方献出自己的爱意，希望自己精心淘来的宝贝，和对方的欲望一拍即合。礼物是接触、感觉的途径：你会触摸我摸过的东西，用第三者的皮肤将我们链接在一起。比如宝玉送给黛玉的两方半新不旧的手帕，而黛玉给宝玉亲手缝制的荷包。反之，任何崇尚纯洁的教谕都禁止用手去触摸捐赠或是接受的礼物；佛教徒削发为僧时，他的个人用品、袈裟都是放在供案上送给和尚的；和尚不能用手，只能用杖去接受这些物品；从此以后，所有给他的供品——他赖以生存的东西——都得放在供案上、地上或折扇上。

在欧·亨利的小说《麦琪的礼物》里，圣诞节到了，丈夫卖掉了他祖传的金表，为妻子买了一套“纯玳瑁做的，边上镶着珠宝”的梳子，妻子卖掉了自己一头瀑布般的美丽长发，为丈夫买了一条白金表链，他们都舍弃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，而换来的礼物却因此变得毫无实用性却充满了情感意义。与之相比，一百多年后的麦金纳尼的小说《简单的礼物》看上去在向欧·亨利致敬，同时也充

满了现代性，女主萝拉是一位落魄的歌手，她的前任们不是在嗑药就是在酗酒，直到当她靠唱歌闯出一些名堂的时候，她也再次坠入爱河，她格外珍惜与男友杰佛瑞共度的第一个圣诞节，可是当她演出后长途跋涉回到家的时候，已近午夜，不管她多么想睡觉，都清楚地意识到目前的环境不容她睡觉，她嗑药，换上黑色聚酯纤维裙子和粉红色的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上衣，准备“整晚醒着陪我的宝贝”，没想到她的男友看见她很累，为她心疼，想让她好好睡一觉，已经吃了两颗安眠药。他勉强撑了半个小时，终于还是打起盹来。完全清醒着的她只好刷厨房、数对面楼上的灯，思考人生，她设法想象一辈子和杰佛瑞共度圣诞的画面；她设法想象自己像一条蜕皮的蛇那样，从全身皮肤底下钻了出来，变得又新又奇怪。这就是她想送给他的礼物：一个焕然一新的女孩。

周小枫的小说《针尖上的天使》里有个故事，女主有两个追求者，一位是画家，送她一个自己装订的本子，侧面打孔，用麻线绑紧，在一叠稍带硬度的白纸上，他连续画一朵花，由含苞待放到完全盛开的过程。用拇指和食指卡住本子，快速释放纸页，那朵素描中的灰玫瑰就在眼前绽放它明暗过渡的层次。而另一位是厨师，他送给她一朵用萝卜雕刻的玫瑰花，质地坚硬，层次丰富，只是无根无茎。它们漂浮在水面上，像一朵睡莲。旁观的闺蜜点评说，他们的花都是假的，只有她与她共同成长的如花年华，才是真的。

学子熬冬

郭华悦

民国时期，大学数量少，且普遍缺乏资金。资金匮乏，问题就来了，有时连教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更别提改善学生的生活。所以，在那个年头，住宿难、条件差是普遍的大难题。

条件差的宿舍，到了冬天，就屋漏偏逢连夜雨了。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，就是这一派。当时的北大，宿舍少，本地的学生只能走读，不能住宿；且条件差，八个人挤一间，这是“基本款”；更要命的，是冬天里没有供暖。怎么办呢？穷一点的学生，只能靠着生煤球炉子，勉强制造点“暖气”，但也无济于事。于是，另一种办法，就成了很多学生熬过严冬的方式，就是在冬天里外出租房。

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呢？一般的房子，一个月一块；好一点的，一个月两三角。光看

这数字，似乎房租便宜得很，可其实不然。民国时的保姆，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两三角。而学生租房子，就得花掉保姆工资的一半。当时，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每个月的伙食费用，大概是两三角。这么看，如果在外头租房子，房租就得相当于伙食费的一半。

北大为首的是一派，苦中作乐；而清华为首的，则是另一派。

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，条件之好是有口皆碑的。而清华虽不是教会大学，但最初也是为了培养留洋人才，因此资金比较充足。清华和燕京的宿舍，两三个人一间，有独立卫生间，而且冬天里暖气烧得很足。据说，烧得比当时的北京饭店还热。所以，严寒的冬日，对于清华和燕京的学生来说，也就不算什么了。

可见，同为天之骄子，待遇也是大不相同。